



时光不会辜负 有爱的人

【英】伊尔林·沃等著
张白桦译

33篇温暖的文字
治愈行遍千山万水的心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治愈卷（中英双语）

世界微型小说精选



时光不会辜负

有爱的人

【英】伊尔林·沃等著
张白桦译

世界微型小说精选

治愈卷（中英双语）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光不会辜负有爱的人: 英汉对照 / (英) 伊尔林·沃等著; 张白桦译.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7.1

(译趣坊·世界微型小说精选)

ISBN 978-7-5078-3792-6

I. ①时… II. ①伊…②张… III. ①小小小说—小说集—世界—英、汉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99892号

时光不会辜负有爱的人 (中英双语)

著 者 [英] 伊尔林·沃 等

译 者 张白桦

责任编辑 孙兴冉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010-83139469 010-83139489 (传真)]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北院A座一层

邮编: 100055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东方 (北京) 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7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1月 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CIP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微型小说，又名小小说，今天已经成长为一个独立的文体。作为小说“四大家族”之一，进入“蒲松龄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视野，成为当代受众范围最广的纯文学样式。这一成就的取得，与当代外国微型小说的汉译有着直接的关系。对此，我在《当代外国微型小说汉译的翻译文学意义》的论文中有过详尽的阐述。具体说来，就是推动中国当代主流文学重归文学性，引进了一种新型的、活力四射的文学样式，重塑了当代主流诗学，提高了文学的地位，从而创造了民族文学史、国别文学史上的“神话”，具有翻译文学意义。

微型小说翻译对于我来说，好像“量身定制”一般。20 世纪 80 年代初，微型小说在中国横空出世，这种简约而不简单的文体非常适合我的审美取向和性格特征，而翻译则可以调动起我全部的知识 and 双语语言积累。从 1987 年我发表的第一篇微型小说译作《他活着还是死了》，到 2004 年的《我是怎样把心丢了的》，这十七年间，我完成的微型小说翻译总计约 350 万字。

我的微型小说创作有三种：第一种是母语原创，如《白衣女郎》。第二种是汉译英，如在加拿大出版的《中国微型小说精选》（凌鼎年卷），这是中国第一部英译微型小说自选集，我曾参与翻译。第三种是英译汉，这一种类所占比重最大。代表作有《爱旅无涯》《仇家》《爱你至深》等。

对于原作的主题，我更喜欢以人性探索为立足点的人文视角来选择、诠释。妇女、儿童和草根阶层等弱势群体始终是我关注的焦点。从内容上大体可分为治愈系、成长系、幽默系三个板块。

我选择翻译文本力求多种多样，如《爱你至深》的散文式，《杰作的诞生》的反讽式，《爱情草》的夸张式，《心愿》的叙事式，《女人也需要妻子》的议论式，《末日审判》的幻想式，《爸爸妈妈，为什么》的提问式，《睡丑人》的童话式，《求职》的书信式，等等。

我翻译时的期待视野定位在青年身上，目的是做文化、文学的“媒”，因此更愿意贴近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觉得“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在翻译策略上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在翻译方法上以意译为主，直译为辅；在翻译方式上以全译为主，节译为辅；在翻译风格上以时代性为特色，笃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翻译”之说。

所幸这样的取向还是与读者和社会的需求相契合的，因而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首译都会发表在国内的百强、十佳报刊，如《读者》《中外期刊文萃》《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青年参考》《文学故事报》等。常见的情况是，在这样的权威报刊发表后，

随即就会呈现“凡有净水处，即有歌柳词”的景观，如《爱你至深》发表的二十年间就被转载 60 余次。

转载不仅限于报刊之间，数十种权威专辑和选本的纸质版也有收录，如《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翻译文学》、《外国微型小说三百篇》、《世界微型小说经典》（8 卷）、《世界微型小说名家名作百年经典》（10 卷）；电子版图书如《小小小说的盛宴书系：别人的女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微型小说精选》等；网上资源如读秀、百链期刊、龙源期刊网等。

此外，众所周知，翻译微型小说历来是中考、高考、四六级的语文和英语考试的听力、阅读理解、翻译、作文的模拟试题和真题材料。书中的《想要有个家》《盲》《医生为什么迟到》《林中遇险记》等皆被改编过；翻译微型小说还是影视短剧、喜剧、小品的改编材料。

当然，还有社会影响。第一，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1998 年《爱旅无涯》获《中国青年报·青年参考》最受读者喜爱的翻译文学作品，2010 年当选小小说存档作家，2002 年《英汉经典阅读系列》获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术文化节科研成果奖，2002 年当选当代微型小说百家，2002 年《译作》当选全国第四次微型小说续写大赛竞赛原作。第二，受到知名评论家张锦贻、陈勇等关注和评论达 10 余次。第三，曾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内蒙古电视台及电台、中国作家网的人物专访。第四，个人传记入选美国与捷克出版的《华文微型小说微自传》《中国当代微型小说百家论续集》《世界微型小说百家传论》。

第五，因为翻译而收到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读者来信、电话、邮件不计其数。

虽然近年我转向长篇小说的翻译，并以《老人与海》《房龙地理》《鹿出没》等再次获得读者的青睐，然而对于我来说，那些年，绞尽脑汁一字一句地写在稿纸上，满怀希冀地一封一封地把译稿投进邮筒，忐忑不安地在报亭、邮局一本一本地翻找自己的译作，欢天喜地买几本回家，进门就问女儿“Can you guess?”等她的固定答案“妈妈又发了！”都是我生命中一个一个的定格瞬间。微型小说翻译是我的“初心”，而唯有“初心”是不能辜负的。因此，我于2015年开办了以我的微型小说翻译为内容的自媒体——微型公众号“白桦译林”，收获了大量读者和转载，更由于与张娟平老师的美好相识，促成了这三本书的整体亮相。

谨以此书感谢多年来扶持过我的报刊编辑老师，以及多年来一直乐于阅读我的微型小说的读者和学生。



— • 目 录 • —

content

- 贝拉要办个派对 / Bella Fleace Gave a Party • 1
- 盛萨哈夫人 / Lady Saengkhae • 15
- 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 / One Million Dollars • 30
- 心愿 / Her Heart's Desire • 43
- 不会飞的鸟 / The Bird That Didn't Fly • 62
- 未遵守的约定 / The Date Father Didn't Keep • 73
- 治愈者 / The Healer • 80
- 爱旅无涯 / Long Walk To Forever • 87
- 只是一个普通人 / Only a Man • 107
- 老话与颜值 / Old Sayings • 116
- 谢谢你，夫人 / Thank You, M'am • 126
- 初秋 / Early Autumn • 133
- 懂你 / Need Someone Who Understands • 139
- 断肠人 / The Terribly, Tragically Sad Man • 143

- 一句话 一辈子 / Four Words That Changed a Life • 154
- 一双新鞋 / A Pair of New Shoes • 159
- 穿越大半个南美去看你 / The Tiny Penguin • 171
- 苹果树与男孩 / A Boy and His Tree • 175
- 度假休闲 酸酸甜甜 / Time Off—Vacation • 180
- 因为爱情 / One or the Other • 184
- 1℃爱情 / 1℃ love • 191
- 爱的表白 / Flowers for Charlie • 194
- 爱是什么 / What Is Love • 199
- 爱心程序安装指南 / How to Install Love • 202
- 爱你至深 / You Don't Love Me • 209
- 采访上帝 / Interview God • 213
- 人间天使 / The Angel on the earth • 220
- 天上人间 / Heaven on Earth • 224
- 爸爸妈妈，为什么 / Questions • 226
- 母性的真正意义 / What Motherhood Really Means • 232
- 女孩 / Girl • 237
- 回家 / Going Home • 242
- 嫁妆 / The Dowry • 249

贝拉要办个派对

【英】伊尔林·沃

贝拉小姐远近闻名，是弗丽丝家族的最后传人。多年以前，贝拉小姐骑马在松动的石头上滑倒摔伤了腿，所以现在走路要靠拐杖，此后她再也没有骑过马。她已经成了邻居们茶余饭后的笑柄，“我们看见贝拉了，”他们会这样报告情况，“不知道那个老姑娘还能活多久？她肯定快九十了，我爸爸还记得她打猎的样子——也像一阵风呢。”贝拉也越来越为即将到来的死亡困扰。就在我们提到的那年的前一年冬天，她大病了一场。等她四月再次出现时，面颊一如既往的玫瑰色，只是身体行动和大脑反应迟缓了些。她下令一定要加强父亲和哥哥的坟墓的修缮管理。六月的时候，破天荒地允许她的继承人来了一趟。迄今为止，她一直拒绝见这个年轻人。他名叫班克斯，是个英国人。贝拉第一眼看见这个远亲就不喜欢。一天，他抱着图书室的一大堆大部头来见贝拉。

“我说，你知道你有这些书吗？”他问道。

“我知道啊。”贝拉谎称。

“都是初版，一定有极高的价值。”

“哪儿拿的你给我放回哪儿去。”

后来，他写信感谢上门拜访，再次提到了那些书。这让贝拉陷入



了沉思：干吗让那个小崽子在家里乱转，给所有的东西定价？她还没死呢，贝拉想。她常听人说这些书有价值，嗯，图书室里有那么多书，焉知阿尔奇·班克斯不会借此牟利。于是她给都柏林的一个书商写了封信。他来图书室看了看，不一会儿就给她的六本书开出了一千英镑的价。他走了，给贝拉留下了即将到来的冬季和一千英镑。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贝拉小姐想到要办个派对，以往在巴林杰的时候在圣诞时节都要举办派对的，而近些年没有人邀请贝拉参加过派对，可能因为许多邻居从来都没跟她说过话，也可能因为他们以为她不愿意去，也可能因为他们不知道她真去了的话拿她怎么办。事实上，贝拉小姐喜欢派对，喜欢坐在热热闹闹的屋子里吃饭，喜欢身穿粉红色制服的侍者端上来的食物，喜欢听人们议论哪个姑娘最漂亮，谁爱上谁之类的闲话，喜欢欣赏舞曲，喜欢喝酒，喜欢穿粉色晚礼服的人给她递送东西。尽管她竭力用这些派对的女主人出身低微来宽解自己，可每次听到邻里地区举办派对却不邀请她，还是免不了怒火中烧。

贝拉一有了举办派对的想发，就立刻一瘸一拐地走到房间的另一头拉索铃，家里唯一的佣人兼管家闻声来到晨用起居室，腰里还系着擦银器时系的绿围裙。

“是您亲自摇的铃吗？”

“除了我，还会有谁？”

“可我在擦银器呀！”

“赖利，”贝拉正色道，“我要在圣诞节办一个派对。”

“真的？”她的管家大吃一惊，问道，“您这把年纪为啥还要跳舞？”可是随着贝拉一步步地把意图解释清楚以后，赖利的眼中闪出了同情的光。

“二十五年都没人举办过这样盛大的派对啦，恐怕要花一大笔

钱哪。”

“花一千英镑。”贝拉自豪地回答。

筹备的工作量大得惊人：从村里雇来七个仆人清扫尘土，把地板抛光打蜡，把家具搬出去，地毯拉起来。接着，油漆匠、糊裱匠和水管工也来了，在令人激动的一瞬间，大厅的柱子变成了金色，新玻璃在窗户上闪闪发光，楼梯上的旧地毯也挪到了别处，这样地毯上的旧条纹就不那么明显了。

贝拉不知疲倦地干着这一切，一瘸一拐地穿梭于画室与大厅之间，穿过长长的走廊，爬上楼梯，告诉仆人一些注意事项，看见搬运轻一点的东西就搭把手。她亲自往客厅的红木地板上撒滑石粉，翻出了几套淡忘已久的瓷器，跟赖利一起下地下室数剩余的为数不多的香槟酒。晚上，雇工们都休息了，贝拉还在查烹调书，给舞会乐队代理人写长长的内容详尽的信，用一种孩子气的笔体往请柬和信封上写名字和地址，这样点灯熬油然而却是兴致勃勃地干了好几个晚上。终于，最后一张信封的地址也写完了……

此时时间已经不早了。终于，最后一道工序——贴邮票也干完了，那一天，她熬得比往常晚，从桌前站起来时，感觉四肢僵硬，眼睛疲乏，有点头晕目眩，不过，她锁抽屉时，还是清醒地意识到派对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做完了。

在她邀请的客人中，有几时的伙伴，青年时的朋友，以及所有她能想起来的、能看得起的村民。她有意把某些人排除在外，其中就有戈登女士和莫克斯托克夫人。

而这两位女士也在议论她，“我听说贝拉要办派对，是怎么回事？我没收到请柬。”戈登女士问道。

“我也没收到，我希望那老东西没忘了我，我当然想去了，我还



没去过她家呢，我相信里面一定有漂亮的东西。”

派对的日期越来越近，贝拉也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外表了，她近些年来很少买衣服，她以往常常光顾的都柏林那家服装店已经关门大吉了，为此，她动过去伦敦或者巴黎的念头，后来却发现当地一家商店的衣服挺适合她，于是买了件绚丽的红缎长袍，还买了副白色长手套和一双缎子鞋来配。与此同时，她还从都柏林预约了一个美发师为她做头发。

派对那天她醒得特别早，由于紧张和激动发着低烧，在床上辗转反侧等着人来叫，脑袋里排练着派对的每一道程序的每一个细节。上午，她指挥仆人在舞厅和餐厅周围放置了大量蜡烛，在晚餐桌上摆放银器和玻璃器皿，帮着用菊花装饰楼梯和大厅，一上午就这样过去了。中午，她吃不下饭，觉得有点虚弱，就躺了一小会儿，很快爬起来亲手给雇来的男仆缝制带有弗丽丝家族饰章的制服纽扣。

请柬上的时间定在晚八点，她在想是不是太早了——因为她听说时下有些派对开始得很晚——但随着下午的时间一分一分令人难以忍受地挨过，她庆幸自己原来的安排挺好，这使得她免去了长时间等待的煎熬。

六点钟了，她开始梳妆打扮，美发师背着一个装满梳子的大包来了，给她梳理头发，整烫成型。她戴上所有的珠宝，站在自己房间的镜子前面，惊喜得透不过气来。然后，她一瘸一拐地下了楼，看到整幢房子在上百根蜡烛的映照下显得金碧辉煌，乐队已经到位，雇来的十二个男仆装束整齐，垂首侍立，赖利身穿及膝马裤和黑丝长袜站在门口。

钟敲八点，贝拉等待着，没有人来。

她一动不动地坐在楼梯口的一把镀金椅子上，茫然的蓝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前方。大厅里、餐厅里和衣帽间里雇来的男仆也一动不动，只是相互凝望着，脸上现出心照不宣的微笑：“这个老姑娘能等来什么

人？什么人会在十点以前吃完晚餐？”

十二点半了，贝拉从椅子上起身，脸上没动声色。

“赖利，我想吃点饭，我感觉不是很好。”

说着，她一瘸一拐地慢慢向餐厅挪去。

“给我一只填鹌鹑和一杯香槟酒，吩咐乐队开始演奏。”

华尔兹舞曲《蓝色多瑙河》的旋律随即在房子里流淌开来，贝拉赞赏地听着，微微笑着，头随着旋律轻轻地摆着。

“赖利，我真的很饿，我一整天没吃东西了，再给我来一只填鹌鹑和一些香槟。”

在蜡烛和雇来的男仆中间，赖利一个人伺候着女主人，端上了一桌丰盛的美味佳肴，贝拉每一口都吃得津津有味。

不久，她站了起来，“恐怕是有些问题，好像没人来参加晚会，我们费了这么多工夫，却是这样的结果，真让人失望。赖利，你吩咐乐队可以回家了。”

就在她正要离开餐厅的时候，大厅里出现了一阵骚动：有客人来了。贝拉疯了似的毅然决然地开始上楼梯，她一手扶楼梯，一手拄拐杖，一次跨两个台阶，心跳如捣，她要在宣布客人到来之前爬上楼梯的平台。终于到达平台了，她这才转过身来，气喘吁吁，耳朵里嗡嗡响，视线模糊，只影影绰绰地看见四个人走了进来。

她忽然觉得不再头晕目眩，楼梯站着两个不请自来的女人——布商的女儿莫克斯托克女士和美国人戈登女士。

她挺直了腰板，茫然的蓝眼睛盯着她们。

“我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荣幸，恕我不能款待。”

四个来客目瞪口呆地站着，望着女主人疯狂的蓝眼睛和红色的缎袍，远处的大厅因为空无一人显得很大，听着舞曲在空旷的大厅里回



荡，嗅着空气中弥漫的菊花的芬芳。接着，这场剧及其梦幻般的布景消失了，贝拉小姐突然瘫坐下来，把手伸向管家说：“我不大明白是怎么回事。”

赖利和两个雇来的男仆把老太太抬到一个沙发上，她只说了一句话，她的思绪还停留在那个话题上。“那两个，她们不请自来，请的一个没到。”

一天以后，贝拉死了。

班克斯来参加葬礼，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整理她的遗物，其中，在书桌里他发现了写好了地址，贴好了邮票，却没有寄出的派对请柬。



Bella Fleace Gave a Party



By Evelyn Waugh

Bella Fleace was known to the entire countryside as the last of her family. She walked with the aid of a stick, having been lamed many years back when her horse rolled her among loose stones, and she had not been able to ride again. She had become a by-word in the neighborhood, a joke. "We saw Bella," they would report. "Wonder how long the old girl will last? She must be nearly ninety. My father remembers when she used to hunt—went like smoke, too." Indeed, Bella herself was becoming increasingly occupied with the prospect of death. In the winter before the one we are talking of, she had been extremely ill. She reappeared in April, rosy cheeked as ever, but slower in her movements and mind. She gave instructions that better 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her father's and brother's graves, and in June, for the first time, invited her heir to visit her. She had always refused to see this young man up till now. He was an Englishman, a very distant cousin, named Banks. Bella disliked him from the moment he arrived. One day he came to Bella bearing a



pile of volumes from the library.

“I say, did you know you had these?” he asked.

“I did.” Bella lied.

“All first editions. They must be extremely valuable.”

“You put them back where you found them.”

Later, when he wrote to thank her for his visit, he mentioned the books again. This set Bella thinking. Why should that young puppy go round the house putting a price on everything? She wasn't dead yet, Bella thought. She had often heard that the books were valuable. Well, there were plenty of books in the library and she did not see why Archie Banks should profit by them. So she wrote a letter to a Dublin bookseller. He came to look through the library, and after a while he offered her a thousand for six books. Bella was left with winter coming on and a thousand pounds in hand.

It was then that it occurred to her to give a party. There were always several parties given round Ballingar at Christmas time, but of recent years Bella had not been invited to any, partly because many of her neighbors had never spoken to her, and partly because they did not think she would want come, and partly because they would not have known what to do with her if she had. As a matter of fact she loved parties. She liked sitting down to supper in a noisy room, she liked dance music and gossip about which of the girls was pretty and who was in love with them, and she liked drinking and having things brought to her by men in pink evening coats. And though she tried to